



俠影紅顏

中岳著（一）

俠影紅顏

香港 云中岳 著

第一集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侠影红颜

第一集

•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9092毫米 1/32 印张38 字数839千字

1988年7月北京第1版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册

ISBN7—5039—0203—5/I·125

张金彪咽下口中的兔腿肉，伸出油腻腻的毛茸茸大手，怪眼一翻，指着邻桌那位乡巴佬，大叫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他粗壮得像一头大牯牛，留了一把满脸络腮胡，天气热，敞开前襟，露出满胸的卷胸毛，皮腰带上，带了一把单刃短匕首。一脚踏在长凳上，右手抓了一条烤兔腿。桌面上有五壶酒，一盘烙饼，一堆大蒜瓣，几碟小菜，桌面上油汤狼籍，吃相极为不雅。脚旁，搁了一根竹节钢鞭，重量恐怕不下三十斤，黑油油乌光闪亮。

他的嗓门大得像打雷，这一叫，声惊四座。

“乒乓！”乡巴佬失手坠碗，一碗酒报销，被他的可怕叫声几乎吓破了胆，脸色苍白，战栗着惶恐地麻木地盯着他发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大为不耐，吼道：“狗娘养的，你是聋子？过来。”

乡巴佬打一冷战，一跳而起，推凳移近诚惶诚恐语不成声地说：“大……大爷是……是叫……叫我么？”

店中共有八付座头，午间正是进食时分，因此座无虚席，所有食客，皆被他这种粗鲁举动所吸引。

他怪眼彪圆，怪叫道：“不是叫你，难道叫你的魂不

成？”

“小……小可并……并未得……得罪……”

“谁说你得罪了我？”

“大爷……”

“我叫张金彪。”

“是，张……张大爷。”

“我有事问你。”

乡巴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不住打躬：“大……大爷有……有何吩咐？”

“大爷问你，去杨家寨该走那条路？”

乡巴佬向西一指，说：“出驿西一直走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没头没尾，一直走，走上西天去不成？你昏了头？”

“小的是说，西面那条路一直走，不用拐弯走岔路，三里路便是杨家寨。”乡巴佬定下神说。

“知道了。回去。”

食罢，他会了账，抄起竹节鞭，拿着放在凳下的小包裹，走向镇西。

接着，靠窗一付座头有食客会账，两个青衣中年人，跟在他的身后，同向镇西走。

明港驿是信阳州最北端的一座大镇，地当往来要冲，南下信阳州是九十里，旅客在此地落脚，因此市面相当繁荣。

他所经处，吸引了不少目光，那根竹节钢鞭够唬人。

出镇西不久，两名中年人赶上来了，为首的人不悦地说：“蠢牛！你他娘的这样问路，早晚会碰上鬼的，以后你别想再先行探道，你就走在后面跟来吧。”

他扭头哼了一声，也不悦地问：“老兄，你埋怨什么？”

我神鞭太岁张金彪走了半辈子江湖，办事就这副德性，却从来没裁过，你担他娘的什么心？”

中年人用大拇指向身后指指，冷笑道：“你回头看看，小食店靠窗一桌那位驼子，是不是跟下来了？”

后面半里地，一个驼背中年人，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远远地盯住了他们。

神鞭太岁怪眼一翻，哼了一声说：“路又不是你的，难道不许别人走？再说，一个驼子……咦！驼子，你像不像……像……嘿嘿他娘的像什么……”

“像威镇江湖的驼龙吴海。”另一名中年人接口。

神鞭太岁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瓜上，说：“对，对，像驼龙吴海，他穿的那身黑直裰，走起路来向前一冲一冲地，对，好像真是他。”

“别管他，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，他走他的独木桥。咱们没惹他，他岂奈我何。再说，咱们也不怕他。”

三人不再转首回顾，续向前走。凡是口里说不怕的人，心中必定已有所畏惧，并无多大自信。

进入一座树林，神鞭太岁回头一看，讶然道：“咦！老驼子怎么不见了？”

后面小径空荡荡，那有半个人影。

走在最后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了，咱们办正事要紧。”

“你不怕老驼怪找麻烦？”神鞭太岁问。

“怕什么？我飞狐莫天雄岂是个怕事的人？他驼龙那几手绝活，老实说唬不了多少人，真要反脸动手，我飞狐接下他百招当无困难。”

前面小径折向处，由于树木挡住视线，必须到达折向弯

道，方可看到路那面的景物。刚到达弯道，前面突传来一阵阴森森的嘿嘿冷笑。

走在前面的神鞭太岁咦了一声，站住了。

路侧的树下，盘坐着一名脸色苍白，膝上置了一把古色斑烂的连鞘宝剑，青衫宽大，右胸襟前，绣了一头冲天而起展翅飞翔的大鹏鸟。

“你们这时才来？”青年书生冷冷地问。

飞狐莫天雄脸色大变，骇然问：“万里鹏，你想怎样？”

万里鹏阴阴一笑，虎目中杀机怒涌，说：“你们前来讨救兵，在下料定你们会来杨家寨，请黑龙帮出头，没错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带了多少金珠来？”

神鞭太岁怪眼一翻，沉声道：“狗腿子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万里鹏徐徐站起，剑眉一挑，阴恻恻地说：“张八爷已经警告过你们那位狗屁大哥，郑州东街栈房的案子，就此结束，不许你们节外生枝寻仇报复。你们却妄想前来找黑道凶魔出头，八爷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皆在八爷的监视下。”

“哼！东街栈房的案子，永远不会就此结束，除非张八把栈房交回，并赔偿叶大哥的损失。你们上借官府欺压，下靠江湖朋友撑腰，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天人共愤，天下间岂无仗义锄奸的人？可是，那些敢于仗义行侠的人，却慑于张八的名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因此，咱们只有向黑龙帮求援。这里已是杨帮主的埽子，你敢在此撒野么？”飞狐莫天雄有

诗无恹地说。

万里鹏仰天狂笑，笑笑说：“你们在做白日梦，目下梦快醒了。听说姓叶的有一件家传至宝玉凤凰，是不是让你们带来作为请杨帮主插手的礼物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飞狐朗声说。

万里鹏指着另一名冷眼旁观的中年人，阴阴一笑道：“这位朋友，定是姓叶的与杨帮主搭线的人了，咱们眼生得很，贵姓？”

中年人脸色不正常，有点畏缩地说：“在下叶钧。”

“哦！是姓叶的亲友？”

“在下与栈主有叔侄之亲。”

“哦！难怪，阁下定是在江湖浪迹的人，返里时与令叔搭杨帮主的线。可惜，你大概对江湖最近十来天的变化，毫不知情了。”

“在下确是返乡省亲……”

“可惜你们来晚了。”万里鹏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来晚了？”叶钧不解地问。

万里鹏将剑佩上，笑道：“黑龙帮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，这帮以暗杀为业无所不为的黑道杀星，已经一哄而散各奔前程，杨家寨目下已是人去寨空，杨帮主的宅院已门可罗雀，他本人下落不明，不知遁向何处避仇隐居去了。”

“我不信，卅年根基威震江湖的黑龙帮，不可能无声无息解散了。”飞狐莫天雄沉着地说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，杨家寨附近鬼影俱无便有事实证明。喂！拿来，姓叶的。”

叶钧盯视着对方伸出的大手，不解地问：“阁下，拿什么来？”

“你别装傻……”

“在下不懂。”

“玉凤凰。”

叶钧退了两步，紧了紧背囊变色道：“你……你休想，在下宁可将它打碎，也不会送给你们这些助纣为虐的狗腿子。”

“你拿不拿来？宁为玉碎对你没好处。”万里鹏冷冰冰地说。

飞狐将叶钧拖至身后，向万里鹏说：“阁下既知道咱们的一举一动，跟至杨家寨方现身行凶，确是胆大包天，并未将黑龙帮放在眼下哩。”

“哈哈！在下早知黑龙帮已经解散，因此让你们来，免得你们不死心。废话少说，拿出玉凤凰，万某人放你们一马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样？”

“只许你们一个人留下双耳返回郑州报讯，其他两人走死路哩。好吧，给你们片刻工夫，让你们自己决定，谁是那位报信的幸运人。”万里鹏傲然地说完，退出丈外背手而立。

似乎，他成了三人命运的主宰，口气之狂，令三人又惊又怒。

神鞭太岁怒火上冲，倒拖着竹节神鞭迫进厉声道：“你狂吧，狂吓不死人，咱们拼了，拔剑！”

“对付你这种人，还用得拔剑？阁下，你未免太看重你自己。”

神鞭太岁大吼一声，火杂杂冲上，“泰山压顶”兜颈便砸，鞭风虎虎，力道千钧，势沉力猛，声势惊人。

万里鹏冷笑一声，不言不动。

钢鞭临头，他浑如未觉，出奇地冷静，仅用一双精光闪亮的虎目，死瞪着神鞭太岁的双目。

鞭向下疾沉，势如山崩。

万里鹏左手一抄，在顶门上空抓住了钢鞭，仅是一发之差，鞭无法下落。

神鞭太岁大骇，猛地夺鞭。

一夺，万里鹏未动分毫，鞭抓得像是凝结了，双脚立地生根，无法撼动。

二夺，依然如故。但万里鹏不再一无表情，向神鞭太岁咧嘴一笑。

双方的艺业，相差太远太远了，优劣已判。

神鞭太岁额上冒汗，不死心，大喝一声，双手夺鞭。

万里鹏哼了一声叫：“滚！脓包！”

神鞭太岁的绰号名不符实，一照面鞭便易手，一声惊叫，斜飞八尺几乎摔倒，虎口鲜血汩汩而流，脸色泛青，心胆俱寒。

万里鹏将鞭奋力向侧丢，“克勒勒”一阵暴响，枝叶纷飞，钢鞭击碎了不少枝叶，落向右侧四五丈外的一株苍松旁方向下掉。

蓦地，落鞭处有人狂叫：“哎呀！这是啥玩意？砸中我的腿，哎呀！我的腿……我……我的腿……”

万里鹏一怔，奔上叫：“什么人？这一带不可能藏了人。”

灰影徐现，站起一个乡巴佬，以手握住一条腿，一跳一跳的单足找地上站稳。

神鞭太岁一怔，心说：“老天！这人不是指引咱们来，

在食店被我恶声问路，吓得半死的乡巴佬么？他……他怎么比咱们早在此地现身？我走了眼。”

正在想，那面已起了令人难信的奇妙变化。

万里鹏奔近，沉声问：“土佬儿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土佬儿乡巴佬龇牙咧嘴，怪叫道：“我是怎么来的？用腿走来的。老汉在此打柴，睡着了，早半天就来啦！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万里鹏惑然，冷笑道：“在下搜了两遍，整座树林连兔子也藏不住……”

“你说老汉是兔子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哒哒！”耳光声暴起。

“哎哟……”万里鹏狂叫，连腿五六步，手按着双颊，被打得晕头转向。

这件事不可能发生，但确是发生了。

神鞭太岁大骇，脱口叫：“老天！我……我在做梦？我……”

乡巴佬放下脚，伸出刚才打万里鹏耳光的手掌，不住晃动说：“好痛，好痛，这家伙的脸皮真厚。”

万里鹏的目光，落在乡巴佬的手掌上，看到手掌多了一个歧指，掌心殷红如血，不由心向下沉，张口结舌，打一冷战惶然后退叫：“六指邪神……”

话未完，扭头撒腿狂奔，好快。

六指邪神四个字把神鞭太岁吓得顶门上走了三魂，脚底下逸出了七魄，双手抱住脑袋，转身抱头鼠窜，也快得惊人。

飞狐莫天雄也不傻，从另一方向溜之大吉。

叶钧也慌不择路狂奔，只跑了十步，前面大树后灰影移

出，六个指头的血红大手直伸到眼前，笑声入耳：“嘻嘻！拿来。”

叶钧心胆俱寒，双脚发软，跑不动了，脸色灰败语不成声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老汉算定玉凤凰在你身上。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给我。”

草叶中青影乍现，站起一个驼背老人，怪笑道：“见者有份，驼龙吴海跟了老半天，总不能让你六指邪神一个人独吞，对不对？”

六指邪神哈哈大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你要什么？”

驼龙吴海耸耸肩，也笑道：“呵呵！不好也得，自然是要玉凤凰。”

“哈哈！你驼龙要来何用？”

呵呵！当然是有志一同，要用这玩意交换牛鼻子老道的一瓶九转金丹丸。”

“哈哈！可惜玉凤凰只有一个。”

“呵呵！当然你我两人不能平分。”

“哈哈！对，对极了，不能平分。”

“呵呵！怎么办？”

“哈哈！你说怎么办？”

驼龙吴海拍拍脑袋，说：“呵呵！这样吧，咱们抓阄，得失碰运气靠天命，公平得很。”

六指邪神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出面的人是我，赶走万里鹏的人是我，你捡现成，何谓之公平？”

“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等我弄到手再说。”

驼龙吴海突然冲上叫：“见你的大头鬼……”

“啪”一声暴响，两人拼了一掌，劲气四荡，罡风呼啸声如殷雷。

“回敬你一掌！”六神邪指叫，“五丁开山”掌出内力发如山洪，猩红的掌影一闪即至。

驼龙吴海这次不敢硬接，错步移位侧冲而出，招发“倒打金钟”，掌直探六指邪神的右肋背，身法灵活，出招老练，避招攻招配合得神乎其神。

两人棋逢敌手，高手相搏，局外人看来，认为他们此进彼退有章有法，有惊无险，其实却是生死间危不容发，凶险绝伦，丝毫之差便可丢掉老命，断送一世凶名。

叶钧旁观片刻，只看得心中发冷，汗透重裳，心说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等他们分出胜负，我就走不了啦！”

他向下一伏，用上了蛇行术，借草木掩身，向外蛇行而退，溜之大吉。

他不死心，不信鼎鼎声威震八方的黑龙帮，在半月前宣布解散，他必须亲自跑一趟杨家寨，怎能到了杨家寨门而不入，便听信流言而离开？

“天雄兄与金彪兄，可能已到杨家寨求救了，我得赶快前往。”他想。

他绕出半里外，向杨家寨狂奔。

杨家寨建在一座土岗下，四面果林围绕，接近至半里内，方可看到土寨墙围着的庄院，寨门楼上鬼影俱无，寨门闭得紧紧地。

他脚一紧，向寨门奔去。

蓦地他听到路右的桃林中，传来了奇怪的压抑性哼哈声，他是个惊弓之鸟，但仍然本能地转头循声探视。

“哎呀！”他惊叫，脚下一慢。

不远处一株桃树干上，绑住一个人，只消看第一眼，他便认出是飞狐莫天雄，双手被勒紧反背在树后，口中塞了一条布巾，像是挨了揍，受了伤，身体软绵绵地，无力挣扎，只能含糊地闷声哼叫。

他不假思索地纵入林中，拔出腰刀火速割断捆索，取下掩口巾，急问道：“天雄兄，怎么了？”

飞狐莫天雄软倒在他怀中，浑身脱力。

他将人放下躺平，惊诧地问：“老天！谁将你捆在树上的？你……”

身后，突传来阴森森的嗓音：“是区区在下把他捆在树上的，就等你来。”

他转头回顾，脱口叫：“万里鹏，你……你还未离开？”

万里鹏颊上尚留有发紫的指痕，一看便知在六指邪神手下吃了不少苦头。

“叶兄，你……你快走吧。”飞狐嘶声叫。

“玉凤凰不到手，万某不会离开。朋友，在下等你一句话，怎样？”

飞狐反而心中一宽，站起沉静地说：“万兄，他以为六指邪神不将玉凤凰弄到手，便肯轻易放过叶兄么？”

叶钧也接口道：“目下六指邪神与蛟龙吴海，正为了瓜分玉凤凰的事，在前面理论，阁下何不前往算上一份？”

万里鹏不得不信，但不死心地说：“在下要搜你的身。”

叶钧哼了一声，拒绝道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，阁下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“你不肯？万里鹏厉声问。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你再说一声看，万某要叫你永远后悔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转身，把手按在树上，双脚往后挪。”

叶钧不敢不遵，双方艺业相差太远，反抗只有死路一条，赶忙依言转身。

万里鹏用剑抵在叶钧的背心上，伸手搜身，终于一无所获，只好退后两步厉声问：“玉凤凰藏到何处去了？说！”

叶钧吁出一口长气，一咬牙，大声道：“已被他们取走了。”

“谁取走了？”

“你明明知道，何用多问？”

“我要你亲口说。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六指邪神。”叶钧硬着头皮说。

侧方不远处，草丛中站起六指邪神的身影，桀桀怪笑道：“好啊！你小子真会栽赃嫁祸哩！除非你将玉凤凰乖乖双手交出来，不然老夫要活剥了你。”

万里鹏吃了一惊，手急眼快，擒住了叶钧的左手反扭制住，右手勒住了叶钧的咽喉，叫道：“人是在下擒住的，玉凤凰应归在下所有。”

六指邪神一步逼进，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在老夫面前撒野，我想你大概是活腻了，老夫成全你吧。”

“你敢？站住！”万里鹏暴叱。

“哟！呵呵！你小辈神气起来了呢。”

万里鹏人向后退，厉声道：“玉凤凰不在这小子身上，定然是藏起来了。你阁下不是也想要玉凤凰么？”

“不错，老夫志在必得。”

“你如果迫急了，在下就宰了这小子。”

“这小子死活，老夫毫不在乎。”

“这小子死了，玉凤凰也就永远无人知其下落，你岂不是枉费心机？这小子不死，你仍有希望。”

六指邪神哈哈大笑，冷冷说：“你这小子居然威胁起老夫来了，真是后生可畏。我问你，用你的命与玉凤凰交换，你肯不肯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如果杀了这小子，你也得垫他的棺材背。”

“你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你志在取得玉凤凰。”

“玉凤凰要不要无所谓，老夫的名头比玉凤凰重要得多，你对老夫无礼，老夫必须分了你的尸，追你的魂夺你的命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除非赶快道歉，丢下人滚蛋！”

万里鹏横定了心，咬牙道：“好，在下宁可与这小子同归于尽，也不愿将人交给你，别无商量。”

六指邪神举步迫近，阴笑道：“好，老夫拭目以待，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死，看你到底舍不舍得死。”

“站住！”

“哈哈！老夫如果听你的，还用在江湖鬼混？”六指邪神怪笑着说，脚下一紧，加快迫近。

万里鹏也手上一紧，叶钧突然发狂般厉叫起来。

六指邪神一声狂笑，犹如狂风猛扑而上。

万里鹏见威吓失效，不由大骇，玉凤凰事小，性命事大，怎肯垫叶钩的棺材背？

姜是老的辣，万里鹏终于斗不过老奸巨猾的六指邪神，千紧万紧性命要紧，自救第一，不愿与叶钩同归于尽，赶忙将叶钩向前一推，扭头狂奔逃命。叶钩身不由己，嚎叫着向六指邪神撞去。

六指邪神如果志在玉凤凰，必定接住叶钩，万里鹏便可乘机逃命，这是六指邪神的如意算盘。可是，后面怪叫声震耳，“小辈那儿走？”

万里鹏大骇，火速拔剑。

后面是驼龙吴海，拦住去路龇牙一笑。

万里鹏见对方没有兵器，机不可失，大喝一声，剑幻千道电虹，招发“花雨缤纷”，用上了霸道的杀着，先下手为强，抢先奋勇夺路，拼老命了。

驼龙却毫不在意，屹立如山丝纹不动，直待剑气压体，剑尖逼近胸腹要害，方一声怪叫，右手闪电似的抓出。

万里鹏这一招虽像拼命，其实心中发毛，已留了两分劲，必要时可由实化虚撤招逃命。

可是慢了一步，驼龙出手太快，像是电光一闪，万里鹏没有任何撤招的机会，撤念一动，剑已被驼龙的大手抓实，像一把大铁钳，锋利的剑刃对肉掌丝毫不起作用。

万里鹏心胆俱寒，本能地全力拔剑。

驼龙哈哈大笑道：“明年今日，是你小辈的周年忌日，哈哈……”

万里鹏想丢剑，但五指像被吸住了，只觉无端的吸力传到，身不由己随着前冲。“扑”一声响，右肩颈便挨了沉重一击，只感到眼前发晕，浑身发软，整个右半身的骨头似已